



诗词大会落幕

你我速去读书

谢琰

诗词，不是“学霸”的专利，而是每个中国人精神生活、审美世界的一部分

这个春节，“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火了。与此同时，“我是歌手”第五季也火了。但是，如果像迷恋“进口小哥哥”“谭晶大魔王”一样，去吹捧叫好武亦姝、陈更，显然不是诗词大会节目组的初衷，也不是这个节目的意义所在。看娱乐节目，是观赏别人的梦想；而看文化节目，应该利益自己的心智。

不过“诗词大会”终究是竞技，而竞技类节目很容易产生“技术”的幻觉。比如看了“我是歌手”，就去KTV飙高音、玩转音。看了“汉字听写大会”，就赶紧去背字典。我很担心，很多人看了“诗词大会”就赶紧回家背诗。如果音乐只剩下高音、转音，如果汉字只剩下字形和写法，如果诗词只剩下记忆的数量和准确度，那么，人和机器有何区别？我觉得，这一季“诗词大会”已经传递出很多文化的深度和情感的温度，希望观众去关注记诵之外的更有生命力的东西，比如让更多行业的人去讲述他们的诗词故事。

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圆通快递的老曹登上“百人团”，并且被董卿采访。对老曹而言，诗词让他的业余生活变得更美、更充实，给他枯燥的工作带来了色彩和趣味，同时愉悦、感染了他人，如此一举三得，岂不远胜过满腹诗词而伤春悲秋？诗词，不是“学霸”的专利，而是每个中国人精神生活、审美世界的一部分。诗词，也不是吟风弄月、忸怩作态，而是当代人认知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口、一种捷径。我想，懂得了这些，才不至于陷入“技术”的幻觉，才是真正诗词。

“诗词大会”终究是“节目”，看完“节目”，是洗睡了，还是秉烛夜读？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会去找各种诗词书来看。怎么读诗词？我想大概有三类读法：第一类是“死记硬背型”。

虽然背得“口滑”，但“食而不知其味”，此法不可提倡。第二类是“情感代入型”，也不是正法。鲁迅先生曾说读小说最大的误区就是把自己想成小说中的某个人物，比如读《红楼梦》就以为自己是贾宝玉。同理，读秦观词就觉得自己是千古伤心人，读李白诗就觉得自己豪迈惊天，都是低端且低效的读法。读的少，尚有慰藉、勉励的功效。倘若沉迷，便只是放大自己的性格局限，自我陶醉，了无所得。

第三类，是我力主的“历史体验型”，就是读李白好好读李白，不要揣着自己心里那么一点意淫，而要试图了解李白的人生、盛唐的社会，读出他的快乐与痛苦、伟大与可笑。我一直认为，审美不是只靠内心那么一点感觉，而是要建立在丰富的知识和深沉的思考基础之上。那么，如何进行“历史体验型”的阅读呢？捷径是：一边读某人的诗，一边读他的传记。古代大诗人，基本都有比较权威的传记。如果懒得去找，也有捷径：南京大学出版社出过一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虽云“思想家”，其实包括很多诗人、词人。比如周勋初先生《李白评传》，莫砺锋先生《杜甫评传》，王水照先生、朱刚先生《苏轼评传》，都是权威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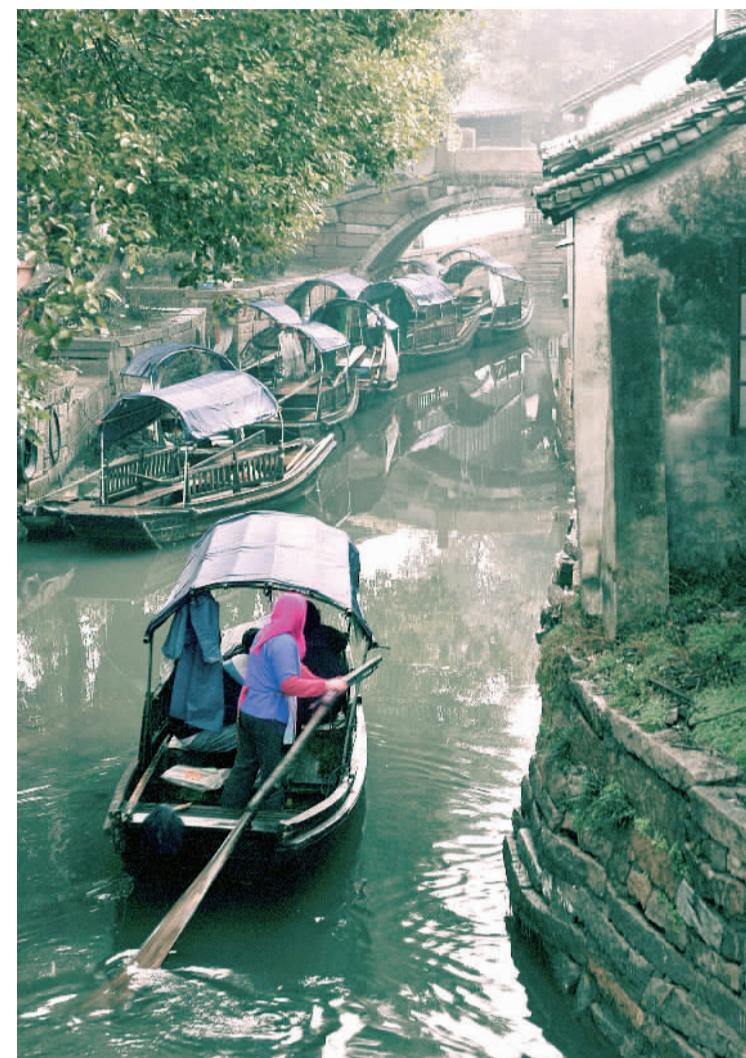
以上，就是我在“中国诗词大会”落幕之际的叫好与感想。不知诸位感想如何？还是别感想了，去读书吧！“你的问题是读书太少，而想得太多。”近来我常常念叨杨绛先生的这句话，送给大家，也用来自勉。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责任编辑 李丹

美术编辑 高妍

邮箱 jjrbzmzk@163.com



初春的萌动

江南的初春并无太多春的元素，姹紫嫣红的阳春，还在路上。只是萧瑟已经日远一日地退出人们的感觉，季节与季节的更替正在小桥流水和浅斟低吟之间隆重地进行。

徐渭明文/摄



□ 机器翻译可以让跨语言交流变成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能力

□ 可预见的时间里，机器翻译还会一直有不完美和遗憾

前有阿尔法狗，翻译无路可走？

韩秉志

新年伊始，阿尔法狗(AlphaGo)在互联网披着“master”的马甲杀了个回马枪，以60连胜的战绩横扫世界各路顶尖棋手。

阿尔法狗来势汹汹，但人工智能想要征服的，可不仅仅是围棋手。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作为人工智能研究最难课题之一的机器翻译，会不会抢走翻译工作者的饭碗，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

时势造神器

能不能让中国的淘宝商品被全球其他国家直接看懂？能否让中国股民了解纳斯达克股票交易信息和背后公司的咨询？能不能让外文零基础的小学生看懂大英博物馆的英文书籍？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语言服务行业的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与以往动辄几十万字的翻译需求不同，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或个人的翻译需求正趋向碎片化。而这些需求采用传统服务模式，不仅要支付昂贵的费用，还无形中增加了人力和时间成本。在这种情景下，如何更好地满足轻量型、碎片化的翻译需求，成为了翻译圈内人共同思考的问题。

在共享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机器翻译带来了另一种可能。来自成都的伍阿姨是一个典型的“50后”外文盲。她和老伴去日本自由行，从大阪、奈良、京都一直到东京，全靠手机上的谷歌翻译和地图。对她来说，翻译软件的“傻瓜”技术，已经足够解决日常的基本沟通问题了。“即便分不清楚酒店里的洗发水和护发素，拍张照片扫描一下也就明白了。”

在现实生活中，更多更实用化的机器翻译功能不断涌现。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实时了解到诸如菜单、店名、商品等信息，或者在微博状态下进行实时翻译。

就在最近，搜狗率先推出了“海外搜索”。使用这一引擎去搜索关键词时，得到的所有海外内容都能翻译成中文。这一产品被视为是深度神经网络在翻译和搜索领域的结合，而目标则是所有“不能够熟练使用英文或不懂英文”的中国用户。

相比人工翻译，机器翻译的优势显而易见：大幅节约翻译时间，提高翻译效率；满足对时效性要求较高的咨询或者海量文本的翻译需求；极大降低人力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它让跨语言交流变成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能力。

“在大阪的时候我们迷了路，还好一位当地的好心人陪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一直送我们到地铁站口。对日语一窍不通的我，靠着翻译软件竟然跟她交流了一路，最后我们

我强故我在

一百多年前，当译界先驱严复提出翻译“信、达、雅”的原则时，他可能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这一标准竟会衡量到机器身上。

机器翻译距今已有70多年的发展历史。自上世纪40年代起，基于规则、实例以及统计的机器翻译方法渐次登场，各领风骚。近两年，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技术异军突起，在翻译的“信”上取得大幅提升。

机器翻译的影响不止于此。28岁的小赖是北京某大学英语系毕业生，参加译后编辑（基于机器翻译结果作人工优化）培训后，她的感受是“译后编辑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翻译工作效率，但是也会对译者的翻译风格和思维有一定影响和改变”。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王毅是一名从业近30年的英译汉译者。在他看来，如果把语言粗糙地分为日常交流用语、学术语言和文学语言，机器最有成果的就是学术语言。因为这类语言语意明确，逻辑清晰，不容易引起歧义。相比之下，日常的口头用语虽然表达简单，但含义极为复杂，同一句话可以表达尊敬，也可能表示调侃。要把说话者所处的语境和特定情绪表达出来，是一件非常智能的任务。

当然，翻译仅仅是打破语言障碍的第一步，进一步的知识管理和数据分析，也是信息里蕴藏的更大金库。理想情况下，发展机器翻译的终极目标是，人类借助机器，无视语言差别，实现书面和口头的自由交流。目前对于大部分机器翻译系统而言，口译仍然是一片鲜有涉足的“无人区”。人工智能替代口译看起来前路漫漫，但技术的进步必将改变翻译工作者乃至整个语言服务业的工作模式。

谁会打败谁

当然，许多人最关心的是，机器翻译会不会取代人工翻译。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培养一个语言人才恐怕得30年左右，那么基于

网络正在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从2013年开始，中国成年人的数字化阅读开始超越纸质阅读，并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目前，全国网络签约作家已经突破300万人，文学网站正以每天超过1.5亿汉字的速度更新；在大洋彼岸，一帮老外粉丝开始自发地翻译中国的网络小说，人数已经达到了百万级……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学以一种全民互动和参与的方式绕过了“纯文学”这道边界，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

然而，受追捧的网络文学能否顺利汇入主流文学的洪流？尽管眼下很多网络文学IP成为业界大受欢迎的资源，整个产业链也已经日益完善，并向下游的产业溢出越来越多的红利，但是，网络文学哗众取宠的姿态和野蛮生长的环境并不利于它的健康长远发展。

网络文学

酝酿变革

姜天骄

专家认为，应该建立一种机制，对海量网络文学作品进行分类筛选、去伪存真，给读者留下最精华的部分。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网络文学步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尤其是在培育IP的过程当中，基于很多种历史的数据素材，用技术的手段对其进行分类、分析。根据这些分析结果，我们能了解一些成功的IP具有哪些特性，譬如它是什么时间档上线、题材内容是什么、作家类别是什么，用历史引导未来，最终留下更有价值的IP。

如此大体量的网络文学的筛选，最终还是要依靠人工智能来实现。我们在分析一部网络小说的价值时，不可能每个人去把所有文字的内容读出来，而机器阅读就可以快速地把一部网络小说的摘要信息抽出来，进行一次过滤和筛选，再由读者和行业领域的一些专家作为辅助，再次筛选，去做进一步的价值评判。

评判的结果最终会改变网络文学的生态格局。就像大家都爱美食，口味却各有不同，未来网络文学会因为各种力量的萌动，更多年龄层、文化层的介入，出现“多极化”的格局，作家也会在不断变化的生态环境下谋求新的发展。在大数据的推动下，网络文学必将出现分化，组建新的格局。譬如，一些网络作家未必在网络收费模式下爆红，却可以走向影视改编、脱口秀；更多网络“微文学”将以微小说、微散文、微童话和诗歌的名义应运而生，产生“小而美”的美学效果和碎片化的便利传播；而超文本、超媒体文学在动漫、视频、微电影、听书等大发展的过程中酝酿着新的崛起。

